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種

王雲五主編

企鵝島

(一)

佛郎士著
黎烈文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誠意伯文集

(二)

劉基撰

何鏜編校

國學基本叢書

誠意伯文集卷之三

郁離子

枸櫞

梁王嗜果。使使者求諸吳。吳人予之橘。王食之美。他日又求焉。予之柑。王食之尤美。則意其猶有美者。未予也。甚使者聘于吳。而密訪焉。禦兒之鄙人。有植枸櫞于庭者。其實大如瓜。使者見而愕之。曰。美哉煌煌乎。柑不如矣。求之弗予。歸言于梁王。梁王曰。吾固知吳人之靳也。命使者以幣請之。朝而進之。薦而後嘗之。未畢一瓣。王舌縮而不能嚙。齒柔而不能咀。歸鼻顙頰。以讓使者。使者以誚吳人。吳人曰。吾國果之美者。橘與柑也。既皆以應王求。無以尙矣。而王之求弗置。使者又不詢。而觀諸其外美。宜乎所得之不稱所求也。夫木產于土。有土斯有木。於是乎果實生焉。果之所產。不惟吳。王不徧索。而獨求之吳。吾恐枸櫞之日至。而終無適王口者也。

公儀子爲政於魏。魏人淳于獠。以才智自薦。公儀子試而知其弗任也。退之。淳于獠之西河。西河守使人道而入諸趙。趙人以爲將。西河守謂公儀子曰。是必疚趙矣。趙疚。魏國之利也。公儀子愀然不悅。曰。如大。夫言。是魏國之耻也。昔者由余戎人也。由余入秦。秦穆公用之。由余賢。秦人不敢輕我。吾懼趙人之由是輕魏也。

泗水之濱多美石。孟嘗君爲薛公。使使者求之以幣。泗濱之人問曰。君用是奚爲哉。使者對曰。吾君封于薛。將崇宗廟之祀。製雅樂焉。徵君之石。無以爲之磬。使隸人敬請於下執事。惟君圖之。泗濱人大喜。告于其父老。齋戒肅使者。以車十乘。致石于孟嘗君。孟嘗君館泗濱人。而置石于外朝。他日下宮之碣闕。孟嘗君命以其石爲之。泗濱人辭諸孟嘗君曰。下邑之石。天生而地成之。昔者禹平水土。命后夔取而薦之郊廟。以諧八音。衆聲依之。任土作貢。定爲方物。要之明神。不敢褻也。君命使者來求于下邑。曰。以崇宗廟之祀。下邑之人畏君之威。不敢不供。齋戒肅使者。致于君。君以置諸外朝。未有定命。不敢以請。今聞諸館人曰。將以爲下宮之碣。臣實不敢聞。弗謝而走。諸侯之客聞之皆去。於是秦與楚合謀伐齊。孟嘗君大恐。命駕趣謝客。親御泗濱人。迎石登諸廟。以爲磬。諸侯之客聞之皆來。秦楚之兵亦解。君子曰。國君之舉。不可以不慎也。如是哉。孟嘗君失信于一石。天下之人疾之。而況得罪于賢士哉。雖然。孟嘗君亦能補過者也。齊國復彊。不亦宜乎。

越王使其大夫子餘造舟。舟成。有賈人求掌爲工。子餘弗用。賈人去之。吳因王孫率以見吳王。且言越大夫之不能用人也。他日王孫率與之觀于江。颺作江中之舟。擾則收指以示王孫率曰。某且覆。某不覆。無不如其言。王孫率大奇之。舉于吳王。以爲舟正。越人聞之。尤子餘。子餘曰。吾非不知也。吾嘗與之處矣。是好夸。而謂越國之人無己若者。吾聞好夸者。恒是己以來多諛。謂人莫若己者。必精于察人。而闇自察也。今吳用之。僨其事者。必是夫矣。越人未之信。未幾。吳伐楚。王使操餘。皇浮五湖而出三江。迫于扶胥之口。沒焉。越人乃服子餘之明。且曰。使斯人弗試而死。則大夫受遺才之謗。雖咎繇不能直之矣。

越人寇不韋。避兵而走剡。貧無以治舍。徘徊于天姥之下。得大木而庥焉。安一夕。將斧其根以爲薪。其妻止之曰。吾無廬而託。是以庇身也。自吾之止於是也。驕陽赫而不吾灼。寒露零而不吾淒。飄風揚而不吾凜。雷雨晦冥而不吾震撼。誰之力耶。吾當保之如赤子。仰之如慈母。愛之如身體。猶懼其不善且殖也。而況敢毀傷之乎。吾聞之。水泉縮而潛魚驚。霜鍾鳴而巢鳥悲。畏夫川之竭。林之落也。魚鳥且然而況於人乎。郁離子聞之曰。哀哉。是夫也。而其知不如一婦人也。嗚呼。豈獨不如一婦人哉。則亦鳥魚之不若矣。東甌之人。謂火爲虎。其稱火與虎無別也。其國無陶冶而覆屋以茅。故多火災。國人咸苦之。海隅之賈人適晉。聞晉國有馮婦。善搏虎。馮婦所在。則其邑無虎。歸以語東甌君。東甌君大喜。以馬十駟。玉二穀。文錦十純。命賈人爲行人。求馮婦於晉。馮婦至。東甌君命駕虛左。迎之于國門外。共載而入。館于國中。爲上客。明日市有火。國人奔告馮婦。馮婦攘臂從國人出。求虎弗得。火迫于宮肆。國人擁馮婦以趨。火灼而死。於是賈人以妄得罪。而馮婦死弗寤。

燕文公之路馬死。或告之曰。卑耳氏之馬良。請求之。辭曰。野馬也。不足以充君駟。公使彊之。逃。蘇代之徒欲以其馬售。公弗取。巫閭大夫入言曰。君求馬。將以駕乘輿也。何必近舍其所欲售。而遠取其不欲售者乎。公曰。吾惡夫自衒者。對曰。昔中行伯求婦于齊。高鮑氏皆許之。謀諸叔向。叔向曰。娶婦所以承宗祧。奉祭祀。不可苟也。惟其賢而已。今君之求馬。亦惟其良而已可也。昔者堯讓天下於許由。許由逃。堯弗彊也。而卒得舜。寧戚飯牛。以自售于齊桓公。桓公用之。而卒得管仲。使堯不聽許由。何以得舜。桓公不用寧子。何以得管仲。君何固焉。

晉獻公滅虞。真其俘于下陽。使士蔿監焉。其大夫多逃。士蔿弗禁。公聞之怒。召士蔿讓之。士蔿對曰。君以是爲可以充吾國之用也。夫彼虞公之臣也。皆嘗任虞公之事矣。食虞公之祿。而立虞公之朝。聞虞公之政。虞亡不能救。虞公執而身隨之。君將焉用是爲哉。公曰。吾懼其鄰國之之也。士蔿笑曰。若是則臣滋惑矣。公曰。何哉。士蔿曰。往歲臣之里有厲卜之曰。叢爲祟。於是集里之老幼。召巫覡。具舟車。奉牲幣。羞桃茷。男女以班。舉叢而寘諸衢。東里之人。利其器物而收之。因得厲焉。死者且過半。故廢社之士。不可以塗宮室。棄出之婦。不可以主中饋。鬼神之所遣也。今虞之賢臣曰宮之奇。百里奚而已矣。宮之奇先虞公之亡。而以其族去。百里奚與於俘。則君旣入之秦矣。其他奚取焉。而必欲置之曰。無使適鄰國。君實欲善鄰。則曰。愛厥苗。無遺莠可也。今君坐不安。食不甘。繕甲兵。以睨四封。無歲不征。豈有他哉。求吾欲也。敵讐未生。無所用謀。如其弗欲。猶將納之矧自往焉。如其用諸。適吾願也。君何怒爲。公曰。善。

郁離子曰。鳥獸之與人非類也。人能擾而馴之人。亦何所不可爲哉。鳥獸以山藪爲家。而蒙養于樊籠之中。非其情也。而卒能馴之者。使之得其所嗜好。而無違也。今有養鳥獸而不能使之馴。則不食之以其心之所欲。處之以其性之所安。而加矯迫焉。則有死耳。烏乎其能馴之也。人與人爲同類。其情爲易通。非若鳥獸之無知也。而欲奪其所好。遺之以其所不好。絕其所欲。彊之以其所不欲。迫之而使從。其果心悅而誠服耶。其亦有所顧畏而不得已耶。若曰。非心悅誠服。而出不得已。乃欲使之治吾國。徇吾事。則堯舜亦不能矣。

孫子自梁之齊。田忌郊迎之。而師事焉。飲食必親啓。寢興必親問。孫子所喜。田忌亦喜之。孫子所不欲。田

忌亦不欲也。鄒奭謂孫子曰：子知蛭蛭駘虛之與蟹乎？蛭蛭駘虛負蟹以走，爲其能齧甘草以食己也。非憂其將爲人獲而負之也。今子爲蟹，而田子蛭蛭駘虛也。子其識之。孫子曰：諾。

或問致人之道。郁離子曰：道致賢，食致民，淵致魚，藪致獸，林致鳥，臭致蠅，利致賈。故善致物者，各以其所好致之。則天下無不可致者矣。是故不患其有所不至，而患其有所不安。能致而不能安，不如不致之亡傷也。粵人有學致鬼者，三年得其術。於是壇其室之北隅，以集鬼。鬼至而多，無以食，則相帥以爲妖。聲聞于外，一夕其人死，而爇其室，鄰里莫不笑。

韓垣之齊，以策干齊王。王不用，韓垣怒，出誹言。王聞而拘諸司寇，將殺之。田無吾見王以語之。田無吾曰：臣聞姬萌學擾象而工北之義渠，以擾象之術干義渠君。義渠君不答，退而誹諸館。館人曰：非吾君之不聽子也，顧無所得象也。姬萌赧而歸，醫胡之魏。見魏太子之神馳而氣不屬也，謂之曰：太子病矣，不疾治且不可救。太子怒，以爲謗己也，使人刺醫胡。醫胡死，魏太子亦病以死。夫以策干人，不合而怨者非也。人有言不察，恚而讐之亦非也。臣聞之：江海不與坎井爭其清，雷霆不與蛙蚓鬪其聲，磲磲之夫何足殺哉？王乃釋韓垣。

楚王問於陳軫曰：寡人之待士也，盡心矣，而四方之賢者不貺寡人何也？陳子曰：臣少嘗游燕，假館于燕市，左右皆列肆，惟東家甲焉。帳臥起居，飲食器用，無不備有，而客之之者，日不過一二，或終日無一焉。問其故，則家有猛狗，聞人聲而出噬，非有左右之先容，則莫敢臨其庭。今王之門無亦有噬狗乎？此士所以艱其來也。

秦楚交惡。楚左尹卻惡奔秦。極言楚國之非。秦王喜。欲以爲五大夫。陳軫曰。臣之里有出妻而再嫁者。日與其後夫言。前夫之非。意甚相得也。一日。又失愛于其後夫。而嫁于郭南之寓人。又言其後夫如昔者。其人爲其後夫言之。後夫笑曰。是所以語子者。猶前日之語我也。今左尹自楚來。而極言楚國之非。若他日又得罪于王。而之他國。則將移其所以訾楚者訾王矣。秦王由是不用卻惡。

杞離謂熊蟄父曰。子亦知有烏蜂乎。黃蜂殫其力以爲蜜。烏蜂不能爲蜜。而惟食蜜。故將墮戶。其王使視舊而計課。必盡逐其烏蜂。其不去者。衆擠而殺之。今居于朝者。無小大。無不眠手塚足。以任王事。皆有益于楚國者也。而子獨邀以食。先星而臥。見日而未起。是無益于楚國者也。旦夕且計課。吾憂子之爲烏蜂也。熊蟄父曰。子不觀夫人之面乎。目與鼻口皆日用之急。獨眉無所事。若可去也。然人皆有眉。而子獨無眉。其可觀乎。以楚國之大。而不能容一遨以食之士。吾恐其爲無眉之人。以貽觀者笑也。楚王聞之。益厚待熊蟄父。

漢八年。高皇帝崩。呂太后臨朝聽政。大臣患匈奴之強。將與爲和親。議使者。太后惡宦者中行說。欲去之。故使往焉。欒布諫曰。陛下之所以使中行說者。不過以匈奴驕恣。必不能善待漢使。或留之。則非我所惜。從而棄之耳。臣獨以爲不便。夫使所以達主命。釋仇講好。決疑解紛。卑不可以屈國體。高不可以激敵志。察變應機。以制事權。國之榮辱。己之休戚。非素所愛信。而知其忠且亮者。不可遣也。今中行說。刑臣也。名不齒於國士。又陛下之所素惡。夫素惡於君。則不重其君。名不齒於國士。則不重其身。臣懼其泄國情。而開敵釁也。弗聽。欒布退。謂辟陽侯曰。子不力諫。北邊自此弗寧矣。昔鄭伯惡其大夫高克。弗能去。而使帥

師以禦狄。次于河上。久而不召。衆潰。高克奔陳。春秋書曰。鄭棄其師。病鄭伯也。今使說也。如匈奴。無乃棄說。以及其介幣乎。昔晉之敗于郟也。先穀實往。楚師。楚之敗于鄢陵也。苗賁皇實在晉。此古人之債車轍也。上必悔之。

楚王患其令尹蔣呂臣之不能。欲去之。訪于宜申。宜申曰。未可。王曰。何故。宜申曰。令尹楚相也。國之大事。莫大乎置相。弗可輕也。今王欲去其相。必先擇夫間之者。有乃可耳。王蹙然曰。令尹之不足以相。楚國不惟諸大夫及國人知之。鬼神亦實知之。大夫獨以爲未可。寡人惑焉。宜申曰。不然。臣之里有巨室。梁蠹且壓。將易之。召匠爾。匠爾曰。梁實蠹。不可以不易。然必先得材焉。不則未可也。其人不能堪。乃召他匠。束羣小木以易之。其年冬十有一月。大雨雪。梁折而屋圯。今令尹雖不能。而承其祖父之餘。國人與之素矣。而楚國之新臣弱。未有間者。此臣之所以曰未可也。

趙人患鼠。乞猫于中山。中山人予之猫。善捕鼠及雞。月餘。鼠盡而其雞亦盡。其子患之。告其父曰。盍去諸。其父曰。是非若所知也。吾之患在鼠。不在乎無雞。夫有鼠則竊吾食。毀吾衣。穿吾垣墉。壞傷吾器用。吾將飢寒焉。不病於無雞乎。無雞者。弗食雞則已耳。去飢寒猶遠。若之何而去夫猫也。

客有短吳起於魏武侯者曰。吳起貪。不可用也。武侯踈吳起。公子成入見曰。君奚爲踈吳起也。武侯曰。人言起貪。寡人是以不樂焉。公子成曰。君過矣。夫起之能。天下之士莫先焉。惟其貪也。是以來事君。不然。君豈能臣之哉。且君自以爲與殷湯周武王執賢。務光。伯夷。天下之不貪者也。湯不能臣務光。武王不能臣伯夷。今有不貪如二人者。其肯爲君臣乎。今君之國。東距齊。南距楚。北距韓趙。西有虎狼之秦。君獨以四

戰之地處其中。而被五國頓兵坐視。不敢窺魏者。何哉。以魏國有吳起以爲將也。周詩有之曰。赴赴武夫。公侯干城。吳起是也。君若念社稷。惟起所願好而予之。使起足其欲。而無他求。坐殲五國之師。所失甚小。所得甚大。乃欲使之飯糲茹蔬。被短褐。步走以供使令。起必去之。起去而天下之如起者。卻行不入大梁。君之國空矣。臣竊爲君憂之。武侯曰。善。復進吳起。

郁離子疾病。氣苑痰結。將散之。或曰。痰榮也。是養人者也。人無榮則中乾。中乾則死。弗可散也。郁離子曰。吁。吾子過哉。吾聞夫養人者。津也。醫家者。所謂榮也。今而化爲痰。是榮賊也。則非養人者也。夫天之生人。參地而爲三。爲其能贊化育也。一朝而化爲賊。其能贊天地之化育乎。是故俞跗扁鵲之爲醫也。浣胃滌腸。絕去病根。而阡死者生。舜禹成湯。周文王之爲君也。誅四凶。戮防風。勦昆吾。放夏桀。戡黎伐崇。而天下之亂載寧。其將容諸乎。容之無益。以戕人也。故蟲果生也。蟲成而果潰。自我而離焉。非我已。其能養我乎。弗去。是殖賊以待戕也。從子之教。吾其不遠潰矣。

蟻蠊

智伯圍趙襄子于晉陽。使人謂其守曰。若能以城降。吾當使若子及孫。世世保之。守者對曰。昔者中牟之郭。圯有蟻蠊。墮于河洙。擁之以旋。其翅拍拍。蟬見而憐之。游而負之。及陸。謂蟬曰。吾與子百年無相忘也。蟬振羽大笑曰。若冬春之不知也。而能百年無忘我乎。今晉國惟無人而壅。女以天盈。盈而恃之。是壅禍也。壅禍恃盈。以蠶尾于人。天實厭之。晉陽朝亡。女必夕死。死予不寒。猶及見之。其何有於子及孫。是夕。智伯爲韓魏所殺。

郁離子曰。人之度量相越也。其猶江海之於濊泉乎。濊泉之微。積而至于海。無以尙之矣。而海亦不自知其大也。惟其不自知其大也。故其納不已。而天下之大莫加焉。聖人之爲德。亦若是而已矣。是故汧泉納濊泉。池納汧泉。溝納池。澮納溝。谿納澮。川納谿。澤納川。江河納澤。而歸諸海。故天子海也。公侯卿大夫。江河也。川澤也。庶官谿澮之類。而萬民皆濊泉也。濊泉之於海。其相去也。不亦大縣絕矣乎。而其勢必趨焉。其志之感情之達。如氣至而蟲鳴也。如雨來而礎潤也。君人者。惟德與量俱。而後天下莫不歸焉。德以收之。量以容之。德不廣。不能使人來。量不弘。不能使人安。故量小而思納大者。禍也。汧谷之鰓。不可以陵洪濤。蒿樊之鴛。不可以御飄風。大不如海。而欲以納江湖。難哉。

介葛盧鬻白狄辨。皆朝于魯。遇于沈猶氏之衢。相睨而失笑。從者歸而語諸館。交訾焉。魯人使執渠略與蛄蜥以示之。弗喻。公山弗狃欲伐季氏。問于冉有。冉有曰。盍召仲尼。公山弗狃使召仲尼。或謂其人曰。子之從夫子也。漿衣而鑿食。今將恒其故。而豐其新矣。而召仲尼焉。至。必授之政。將繩子以繆。子其悔哉。乃陰嗾使者易其禮。仲尼不至。將起師。冉有曰。盍聞諸公乎。弗聽。遂以費人攻季氏。問昭公焉。師入。驚公宮。季桓子挾公以登臺。使行人辭諸費人曰。先君之事。先大夫有之。雖然。盟主實有命。今斯之事。君惟謹。君惠優渥。蔑有二命。二三子不念魯國。不謀于君。而怫臨以兵。其若君與社稷何。且吾聞之。鳶不嚇鳥。袒裼不責夷踞。惟二三子圖之。費人曳戈而走。公山弗狃出奔齊。君子曰。公山之伐季氏也。其猶介葛盧之咻狄乎。雖欲召仲尼。卒蒙于其人而弗果。其無成也。宜哉。

齊人伐燕。取其財。而俘其民。王朝而受俘。喜見於色。謂其大夫曰。寡人之伐燕。不戮一人焉。雖湯武亦若

是而已矣。大夫皆頓首賀。已而燕人畔。王怒曰。吾之於燕民盡心焉。一朝而畔。寡人德不足爲與。淳于髡仰天大笑。王怪而問之。對曰。臣鄰之富叟疾。使巫禱于神。神告之曰。若能活物萬。吾當爲若請于帝。去爾疾。錫爾壽。富叟曰。諾。乃使人蒐于山。羅于林。罾于澤。得羽毛鱗介之生者萬。言于神而放之。罔罟所及。鰕翅而滅足者。嘈嘈聒聒。蔽野揜谷。明日而富叟死。其子往泣于巫曰。神亦有迂乎。問之以實。對巫笑曰。有是哉。是女實自迂。非神迂女也。今燕之君臣相爲不道。而民無故也。君伐而取其財。遷其居。冤號之聲。訇般天地。鬼神無所依歸。帝怒不可解矣。而曰不戮一人焉。夫人飢則死。凍則死。不必皆以鋒刃。而後謂之殺之也。周詩曰。樹怨以爲德。君實有焉。而以尤燕民。非臣之所知也。

郁離子曰。嗚呼。天下之亂也。天亦無如之何矣。夫天下之物。動者植者。足者翼者。毛者。鱗鱗如也。沸如也。羣如也。森如也。出出而不窮。連連而不絕。莫非天之生也。則天之好生。亦盡其力矣。盡其力以生之。又盡其力以殲之。不亦勞且病哉。其生也非一朝。而其殲也在頃刻。天若能如之何而爲之。則亦不誠甚矣。

楚令尹病。內結區霧。得秦醫而愈。乃言于王。令國人有疾。不得之他醫。無何。楚大疫。凡疾之之秦醫者皆死。於是國人悉往齊求醫。令尹怒。將執之。子良曰。不可。夫人之病而服藥也。爲其能救己也。是故辛螫澀苦之劑。碱砭熨灼之毒。莫不忍而受之。爲其苦短而樂長也。今秦醫之爲方也。不師古人。而以臆。謂岐伯俞跗爲不足法。謂素問難經爲不足究也。故其所用。無非搜洩酷毒之物。鉤吻戟喉之草。葷心暈腦。入口如鋒。胸腸刮割。彌日達夕。肝膽決裂。故病去而身從之。不如死之速也。吾聞之。擇禍莫若輕。人之情也。今

令尹不求諸草茅之言。而圖利其所愛。其若天道何。吾得死於楚國幸也。

郁離子曰。膏粱可以易豆羹。狐貉可以奪縕絮。民情之常也。是故膏粱不足。豆羹可也。狐貉不足。縕絮可也。野鳥繫于籠中而馴者。以食也。籠中之不如山藪。入其籠者知之。有童子側木槩而設食。以誘鼠。多獲鼠一夕。逸其一。遂不復獲鼠。今使持櫛葉之衣。麥麩之餅。而招于市曰。捨爾室。捐而服。而來與我共此。則雖其子亦走而避矣。是故不情之事。大人不爲之。

楚王好祥。有獻白鳥。白鸚鵡。木連理者。羣臣皆賀。荀卿不來。王召而謂之曰。寡人不佞。幸賴先君之遺德。羣臣輯睦。四鄙無事。鬼神鑒格。而降之祥。大夫獨不喜焉。願聞其故。荀卿對曰。臣少嘗受教於師矣。王之所謂祥者。非臣之所謂祥也。臣聞王者之祥有三。聖人爲上。豐年次之。鳳皇麒麟爲下。而可以爲祥。可以爲妖者。不與焉。故凡物之殊形詭色。而無益於民用者。皆可以謂之祥。可以謂之妖者也。是故先王之思治其國也。見一物之非常。必省其政。以爲祥與。則必自省曰。吾何德以來之。若果有之。則益勉其未至。無則反躬自勵。畏其僭也。畏其易福而爲禍也。以爲妖與。則必自省曰。吾何戾以致之。若果有之。不待旦而改之。無則夙夜祗惕。檢視聽之所不及。畏其蔽也。畏其有隱慝。而人莫之知也。夫如是。故祥不空來。而妖虛其應。今三閭大夫。放死于湘。鄢郢夷陵。皆舉于秦。耕夫牧子。莫不荷戈以拒秦。老弱餽餉。水旱相仍。饑饉無蓄。雖有鳳皇麒麟。日集于郊。無補楚國之罅漏。而況於易色之鳥。亂常之木乎。王如不省。楚國危矣。王不寤。荀卿乃退處蘭陵。楚遂不振以亡。

齊伐燕。用田子之謀。通往來。禁侵掠。釋其俘。而弔其民。燕人皆爭歸之矣。燕王患之。蘇厲曰。齊王非能行。

仁義者。必有人教之也。臣知齊王急近功而多猜。不能安受教。其將士又皆貪。不能長受禁。請以計中之。乃陰使人道齊師。要降者於途。掠其婦人而奪其財。於是降者皆畏。弗敢進。乃使間招亡民。亡民首竄齊將士。久欲掠而憚禁。則因民之首竄而言于王曰。燕人叛齊。王見降者之弗來也。果大信之。下令盡收拘降民之家。田子諫不聽。將士因而縱掠。燕人遂不復思降齊。

郁離子曰。善疑人者。人亦疑之。善防人者。人亦防之。善疑人者。必不足於信。善防人者。必不足於智。知人之疑已而弗舍者。必其有所存也。知人之防已而不避者。必其有所倚也。夫天下之人。焉得盡疑而盡防之哉。智不足以知賢否。信不足以弭欺詐。然後睢睢焉。惟恐人以我之所以處人者處我也。於是不任人而專任己。於是謀者隱。識者避。哲者愚。巧者拙。廉者匿。而圓曲頑鄙之士來矣。圓曲頑鄙之士盈于前。而疑與防愈急。至於術窮而身憤。愈悔其防與疑之不足。不亦痛哉。

郁離子曰。嗚呼。吾今而後知以訐爲直者之爲天下後世害不少也。夫天之生人。不恆得堯舜禹湯文王以爲之君。然後及其次焉。豈得已哉。如漢之高祖。唐之太宗。所謂間世之英。不易得也。皆傳數百年。天下之生賴之以安。民物蕃昌。蠻夷嚮風。文物典章可觀。其功不細。乃必搜其失而斥之。以自夸大。使後世之人舉以爲詞曰。若是者。亦足以受天命。一九有。則不師其長。而效其短。是豈非以訐爲直者之流害哉。或曰。史直筆也。有其事則直書之。天下之公也。夫奚訐。郁離子曰。是儒生之常言。而非孔子之訓也。孔子作春秋爲賢者諱。故齊桓晉文。皆錄其功。非私之也。以其功足以使人慕。錄其功而不揚其罪。慮人之疑之立教之道也。故詩書皆孔子所刪。其於商周之盛王。存其頌美而已矣。

天地之盜

郁離子曰。人。天地之盜也。天地善生。盜之者無禁。惟聖人爲能知盜。執其權。用其力。攘其功。而歸諸己。非徒發其藏。取其物而已也。庶人不知焉。不能執其權。用其力。而遏其機。逆其氣。暴天其生息。使天地無所施其功。則其出也匱。而盜斯窮矣。故上古之善盜者。莫伏羲神農氏若也。惇其典。庸其禮。操天地之心。以作之君。則既奪其權。而執之矣。於是教民以盜其力。以爲吾用。春而種。秋而收。逐其時。而利其生。高而宮。卑而池。水而舟。風而帆。曲取之。無遺焉。而天地之生。愈滋。庶民之用。愈足。故曰。惟聖人爲能知盜。執其權。用其力。非徒取其物。發其藏而已也。惟天地之善生。而後能容焉。非聖人之善盜。而各以其所欲取之。則物盡而藏竭。天地亦無如之何矣。是故天地之盜息。而人之盜起。不極不止也。然則何以制之。曰。遏其人盜。而通其爲天地之盜。斯可矣。

公儀子謂魯穆公曰。君知圃人之爲圃乎。沃其壤。平其畦。通其風日。疏其水潦。而施藝植焉。窅隆乾濕。各隨其物產之宜。時而樹之。無有違也。蔬成而後擷之。相其豐瘠。取其多而培其寡。不傷其根。擷已而溉。蔬忘其擷。於是庖日充。而圃不匱。今君之有司。取諸民不度。知取而不知培之。其生幾何。而入于官者倍焉。君之圃匱也已。臣竊爲君憂之。

楚使芊叔爲尹。課上最。楚王大悅。誦諸朝。孫叔敖仰天大笑。三噎而三頓。楚王不懌。曰。令尹有不足於寡人與。盍教之。而廷恥寡人。竊爲令尹不取也。孫叔敖對曰。臣之里人有洿池。以爲利者。吳行人過楚。見其魚鼈之物也。謂之曰。我善漁。臣之里人喜爲之具。罔罟舟楫。資其行。則趨而之其池。曰。我於是乎漁。臣之

里人蹙然曰。吾惟子能取江湖之魚以益我也。若是。則吾固有之矣。而焉用子爲哉。今楚國之民。莫非王民矣。芊叔之尹申也。不聞有令政。以來隣國之民。而多取諸王之固有。以最其課。是剝王之股之啗王也。則王之左右皆能之矣。不惟是夫也。今王朝羣臣而誨之。羣臣不佞。由是而度王心。則相率而慕效之。以爲敵國驅。是社稷之憂也。楚王曰。善哉。乃黜芊叔。下令國中曰。下邑之大夫。有效芊叔剝吾民以最課者。服上刑。楚人大悅。三年而伯諸侯。

艾大夫曰。民不可使佚也。民佚則不可使也。故曰。有事以勤之。則易治矣。郁離子曰。是術也。非先王之道也。先王之使民也。義而公。時而度。同其欲。不隱其情。故民之從之也。如手足之從心。而奚恃於術乎。今子之民。知畏而不知慕。知免而不知競。而子之所用者。無非培克之吏。所行者。無非朝四暮三之術也。子以爲人不知之。而不知人皆知之也。故子以是施諸民。民亦以是應諸子。上下之情交隱矣。子徒見其貌之合。而不知其中之離也。見其外而不察其心者也。故自喜以是爲得計。而不思惡勞欲逸。人志所同。是故先王之養民也。聚其所欲。而勿施其所惡。今子反之。庸非罔乎。上罔下則不親。下罔上則不孫。不孫不親。亂之蘊也。詩云。彼其之子。邦之司直。子爲司直。乃不循先王之舊章。而以罔教僕。實不敢與聞。大夫雖慙。弗能改也。

郁離子謂艾大夫曰。子以爲以力毒人。而人不言怨者。其畏威也乎。懷德也乎。大夫曰。亦畏威而已矣。郁離子曰。吾始以爲夫子莫之知也。而今而後知夫子非莫之知也。夫子以鉤距隨民隱。羅其財。以供公。非得已也。夫子之心。人知之也。而夫子之所任。則非能以夫子之心爲心者也。是以民免而弗子懷也。詩云。

小東大東。杼軸其空。又曰。東人之子。職勞不來。西人之子。粲粲衣服。舟人之子。熊羆是裘。私人之子。百僚是試。今茲備矣。而民不言。是怨不在口。而在腹也。詩云。中心藏之。何日忘之。若藥之在駸。未有火以發之也。夫子而今知之矣。能無虞乎。

韓非子爲政于韓。且十年。韓貴人死于法者無完家。於是韓多曠官。王謂公叔曰。寡人欲用人。而韓之羣臣。舉無足官者。若之何哉。公叔對曰。王知夫種樹乎。臣家國東郊。世業種樹。樹之材者。松栢。栝柏。可以爲棟梁。種之必三五年而後成。其下者。爲檉。柳。檉。櫟。種之則生。不過爲薪。故以日計之。則棟梁之利。緩而薪之利速。以歲計之。則薪之利一。而棟梁之利百。臣俱種之。世享其利。是以富甲於韓國。臣鄰之饑。叟急慕而思效之。植松栝。不能三年不待其成。而輒伐之。以爲常。僅足以朝夕食。無餘也。今君之用人也。不待其老成。至於不克負荷。而輒以法戕之。棟梁之材竭矣。一朝而屋壞。臣恐束薪不足以支之也。

郁離子曰。虎之力於人。不啻倍也。虎利其爪牙。而人無之。又倍其力焉。則人之食於虎也。無怪矣。然虎之食人。不恆見。而虎之皮。人常寢處之。何哉。虎用力。人用智。虎自用其爪牙。而人用物。故力之用一。而智之用百。爪牙之用各一。而物之用百。以一敵百。雖猛不必勝。故人之爲虎食者。有智與物。而不能用者。也是故。天下之用力。而不用智。與自用而不用人者。皆虎之類也。其爲人獲。而寢處其皮也。何足怪哉。

省敵

郁離子曰。善戰者省敵。不善戰者益敵。省敵者昌。益敵者亡。夫欲取人之國。則彼國之人皆我敵也。故善省敵者。不使人我敵。湯武之所以無敵者。以我之敵敵敵也。惟天下至仁。爲能以我之敵敵敵。是故敵不